

# 怀念郁明堂先生

■杜鸣钟

1972年的夏天,我刚在《河南日报》上发表小说《雪夜》不久,参加了太康县文化局的业余文艺创作会议,在那次会上,我认识了郁明堂先生。当时他有五六十岁,印象中有一米六的个儿,许是经常在阳光下劳作的原因,显得黑瘦黑瘦。也许是长期熬夜的原因,两只眼睛总是眯缝着,从没见过他睁开过。他穿了一身土织粗布衣,对襟布疙瘩扣;唯有脚下的一双“解放”牌鞋是当时流行的,也满了色毛了边儿。这装束,首先让我对他高看不起来,心想,这个土老头,也是摆弄文学的主儿?开会时,文化局领导王伯仁张口合口大谈“老郁”,又从知名作者靳志强口中得知,老郁解放后在《翻身文艺》(《奔流》前身)上发表不少小说、唱词、小戏曲,是太康县第一位在省级刊物发表作品的人,是当时闻名河南省的著名农民作家——“两堂两柱”之一,可谓大名鼎鼎,这不能不使我刮目相看。

接下来,我跟他有了接触和了解。那时,文艺创作的春天刚刚复苏,太康县每年召开两次业余文艺创作会议,每次会议我们总能见上一面。当时的许一太公路很少通公共汽车,家里又没有自行车,为了省钱,每次接到开会通知,报到那天我都会在家吃过早饭,步行到四十里外的县城。记得有一次,我竟在独塘集附近遇见了郁先生。他也是步行,从他的老家芝麻洼出发,到县城的路程比我还要远上十几里路,我们真是不谋而合成了同路人。

文化局领导把我们安排在最好的住处——县委招待所,几乎每次都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房间,这就使我们有了直接交谈的机会。那时,我进城经常挎的是一个军绿色的挎包,而郁先生经常掂的是一个粗布的自己缝制的书包,还经常挽一个结。我比他就自然“高级”了一等。他包里除装着新近创作的作品外,似乎手里还捂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终于,我发现了这一秘密——那里装着玉米面掺红薯干面做成的窝窝头,还有一个玻璃瓶装着的自己腌制的咸菜,只是他吃的时候背着我。当时的物价,大肉是七角六分一斤,鸡蛋是二分钱一个,招待所的馍是两角钱一个,而会议补助是每天一元钱。如果一顿饭吃

一个馍,再加上菜钱,这一元钱真不够用,还需家里的钱填补才行。自带了干粮节约归己,三天的会议省下三元钱,对当时的家庭生活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为这三元钱,我也学着郁先生,但我不带窝窝头,而是从家里带些生货——红薯,装在那挎包里倒也有一种“富有大度”的感觉。偷梁换伙房里的师傅说些好话,让在笼上蒸一下。那个时代师傅们大都有恻隐之心,并不笑话这事,而是点头依允了。我和郁先生煞费苦心,每饭必是提前到达,单等蒸笼打开,伸手而取,头也不抬就走,到伙房大厅里抢占“有利地形”。当时大厅里有几个木制的屏风与外面隔开,里面放有两张木桌,类似现在的雅间。我和郁先生总是在屏风里边就餐,背朝外,用身体挡住所吃的东西,生怕别人瞧见,有失脸面。任凭外面的人吃饭时谈笑风生,我俩默不作声各自狼吞虎咽。等外面谈笑声渐渐远去,我俩做贼似的匆忙起身,仓惶逃向住处。

有一次,我问郁先生,这样下去我们会不会被人耻笑?他叹了一口气,说:“还讲啥耻笑不耻笑,能活下去就是万幸了。”他还心情沉重地向我讲述了“两堂”之一的冯金堂。

“刚解放的那几年,我俩去省里开会也是住在一个屋,他发表了很多作品,闻名全国,最后‘文化大革命’被人折磨得悬梁自尽。”

“‘两柱’之一的王根柱(商丘人),有一次在省里开创作会时,每人发了一张招待戏票,迫于生计,他就偷偷把戏票卖了,只卖了两角钱。后被人告发,当成资本主义的黑典型遭到莫名批判。结局呢,他从此与文学无缘……”

我听了,为这一代文学创作者的命运唏嘘不已,叹道:“这么说,我们还是万幸!”郁先生接着拿起玉米面窝头,说:“这是乌金哪。”我惊讶地问他:“你也要过饭?”他说:“可不是,黄水来时,扶沟一带的人都逃到陕西去了,我们这带的人往东逃。有一次在安徽涡阳要饭时,主家问我哪儿的要饭的,我说:‘太康哩大爷。’那主家就大声呵斥我说:‘你这人怎么骂人!我是你的大爷还是你是我的大爷?’我说:‘俺出来要饭是为逃个活命的,哪敢骂人,是我把话说得连了。’”

## 童年的桃花河

■戚富岗



时常想起村头的桃花河。由于小河的岸上是肥沃的黑土,而河底是黄澄澄的沙,那时候村民们形象地戏称其为“铁底铜底”桃花河。河上架着一座窄窄的石桥,仅能容纳两三个人并肩通过。据说先前村头的河面上并没有桥,堆放了很多石礅帮助村民来往过河,所以小桥偶尔还被乡亲们习惯称为“石礅桥”。汛期到来时,河水往往会淹没了小桥,村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趟水去田里背麦草、摘南瓜。踏着许多的石礅过河的场面,我记事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河水漫过小桥的情景我见到过,大人站在河边心疼庄稼被毁的时候,小孩子却还在稀奇水势的浩荡。村子往东较远些的地方也有一座桥,和小桥相比算是“大桥”,四轮车之类的就只能从大桥绕行。我和小伙伴们为了捉鱼有时也去,不过晚上一般是不去的,因为那里是传说里很多鬼故事的发生地。老人讲,村里一个卖豆腐的淹死后,每天午夜大桥方向都会传出拖着长腔调大声吆喝“热豆腐”的声音。现在小河上早已修建了新桥。偶尔回老家,站在桥上看河水潺潺,总能望见儿时无穷无尽的欢乐和

许多朴素的记忆。夏日里白天长,下午放学回到家,太阳还很高。扔下书包,就直奔村头。微斜的阳光下,金灿灿的河水欢快地、有节奏地曼舞着。岸上正疯长的高粱、玉米、豆棵散发出阵阵幽香,滚圆的甜瓜泛着耀眼的光。敏捷的麻雀从半空冲下,伏进鱼鳞般的层叠的绿叶丛里,不见了踪影,倏然又扑棱棱飞起,惊得呆头呆脑的青蛙向四下里蹿去。

先在河边割一篮青草,有时也把青草在水中淘洗干净。然后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罐头瓶,往里面搁上一小块馍,用细绳子系在树根上,再慢慢放入水中,只等馋嘴的鱼儿入瓮。

这一切完成之后,早已耐不住性子的我们迫不及待地甩掉小褂,一头扎进被太阳炙晒得暖融融的河水里,好一阵才从远处露出小脑瓜。我们自由自在地在水中翻动着身子,追着、跑着、泼着、闹着、欢笑着、惊叫着、打着呼哨,溅起片片散银碎玉似的水花。像在刚套好的新棉被上打滚儿一样舒坦,又如想象中的坐上了飞机飞入了云中一般飘逸。我们的高兴劲儿常常惹

郁先生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接着他问我:“你啃的这红薯怎讲?”我调侃道:“红薯是我的命啊,要是一见到肉,那我就不要命了。”他听了咧着嘴笑了。这些事,过去多少年了,在周口和一个同乡小聚时,我抱怨最近生活质量有所下降,好几天没有吃肉了,同乡幽幽说道:“与当年你去太康县城开会带着生红薯比,应该怎样?”我一惊,忙问:“你怎么知道?”他说,听太康马头的一位业余作者讲的。我说:“耻辱哇,耻辱。”同乡说:“这不是耻辱,你应该为今天的辉煌感到骄傲!”

在与郁先生相处的日子里,谈论最多的还是文学创作。有时他让我给他写的唱词提意见,我就直言快语地说出看法,有时我也把写的小说拿给他斧正,他总是出言谨慎。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他向我大谈他的创作规划,说要在有生之年写一部电影文学脚本。冯金堂出版了一部《黄水传》,他这一“堂”要拍一部黄水泛滥时期的电影。他还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初步构想,开篇的画外音是黄水来时,一个在船上刚出生的婴儿哇哇的哭声,他还亲自模仿婴儿的呜啼声。现在粗略算来,他的这一宏伟构想比起李准的《大河奔流》早了十年,比冯小刚、刘震云的电影《一九四二》超前了四十年,堪称小人物大愿景啊。

后来,我赴周口供职,家也搬了过来,多少年过去了,再也没见到郁先生。但郁先生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我也曾多方打听,询问到芝麻洼乡文化站的老黄时,他说郁先生已经回他的山东老家了,后来我又打探,老黄跟我说郁先生回来了一段,后来不知为何又走了,再后来,也就没有任何音信了。

郁先生,你可曾知道,你当年的文友,在永远怀念着你。你那朴素的身影,你那实实在在不张扬的人品,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一直在向你学习并秉承一生。你在天堂还好吗?那里,应该是一个极乐世界,你不再颠沛流离,不再忍饥挨饿,不再忍气吞声,也不再被人冷眼相看。

郁先生,我在你遥远的家乡,祈愿你在那个世界永远快活!

得大树下乘凉的老爷们撇着胡子、眯着眼、露出掉了牙齿的空洞洞儿;怕是也感染了西天的落日,她驻足远望,不愿离去,欢喜得涨红了脸。

“瓜已经熟透了,不如摘几个来吃。”不知是谁先提出的这主意。于是,一支“童子军”迅速扑向了瓜田,专挑大的“拿下”,顺坡咕噜噜滚入水中。很快,小河里又异常欢腾起来。

突然想起瓶内的鱼虾该吃饱喝足了,便小心翼翼地拉上来。里面的小家伙儿们还浑然不觉自己已“身陷囹圄”,只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依旧欢乐地游动着。这鱼太可爱了,我们常常带回去细心地养起来,于是每天上课又有了新的牵挂。

有时也扯着一块窗纱,拉上几网。收获颇丰时,就一人捧一捧。记忆里,不管我带多少回家,祖母总是精心地拌上面、放点盐,在铁锅里煎炒。这个时候,我很热衷于帮祖母烧火,目的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回想那味道的鲜美绝不亚于现在偶尔一次的大餐。每次都还没等端上桌,就已被我以尝尝为由,几乎“尝”尽了。平日里多是盛装南瓜汤、烙饼子的肠胃,突然间增添了鱼虾鲜客,自是特别精神。

月光出奇得明亮,清晰地映出矮草屋和老椿树的影子。太阳虽早已隐去,热气却没有全退,村子里过不来风,就拿了蒲席去河边。河堤上已经聚了不少人,正三五个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父亲很快加入了“人场”。我和小伙伴们还是去寻找民叔,他在地外做木匠的见闻经历和一些传说故事让我们太着迷。正听得入神,忽然河里“呼啦”一声。我们忙问,是不是狐妖?狗子叔说,不是,那是在过大鱼。不用怕,狐妖虽然吃人但从不会伤害好人。在他的故事里正义总是战胜妖邪,真善和丑恶最终都会有不同的结局。

天已经很晚,我、我的伙伴们在心里搜寻着以往的过失,思忖着自己在不在狐妖所吃之列,和夜的鼾声一起逐渐睡去,只有桃花河还在凉风中树叶的伴奏下,轻轻地、轻轻地歌唱。

诗歌

## 丰收

■李芳君

夏季说来就来  
麦田的乡亲忙碌着  
笼罩着  
夏季的氛围  
乡亲的身躯是伟岸的  
乡亲的精神是抖擞的  
乡亲的一切是美好的  
记忆在某日  
挂满星星的夜色  
祖母弯腰收割  
我蹲在地头  
我喊到  
说我害怕与饥饿  
祖母回头探我那一刻  
她的眼神  
有秋天的淡淡  
没有夏天的火热  
预示着  
一个难眠的夜晚  
我刻着她那无言的眼神  
在漫长人生路上  
不会流泪  
不会寂寞

## 结(外三首)

■李国印

结在藤上的叫瓜  
结在树上的叫果  
结在天上的叫星星  
结在海里的是贝壳  
结在河中的是浪花  
结在手上的是勤劳  
结在绳上的是历史的记忆  
结在心头的全是爱

我愿

我愿是风吹散你心中的疑云  
我愿是雨洗去你身上的灰尘  
我愿是太阳给你温暖  
我愿是月亮给你温馨  
我愿是你的朋友成为你的知己  
我愿是你的爱人和你白头到老  
我愿是你的正能量给你动力  
我愿是你的梦……

这一切你都看见了

这一切你都看见了  
我的太阳 我的自私  
就那么一点点  
站在枝丫上的鹅黄、粉红  
和将被你收回的相思

这一切你都看见了  
我的月亮 我的自私  
就那么一点点  
站在枝丫上的话语  
和将被你收回的那点愉悦

这一切你都看见了  
我的故乡 我的自私  
就那么一点点  
站在枝丫上的童心  
和将被你收回的泪花

杨棉

纷飞的杨棉  
搅乱了 我春天的脚步  
春天你真的要走吗  
我没能握住春天的手  
似乎握住了一只布谷鸟的鸟鸣  
我站在春天里 难以呼吸  
眼看着春天里的最后这班车  
离我而去  
和我那纷繁的心绪